



▲竹子四季常青。

新華社

秋天是葉落的歸宿，這是大自然的輪迴與涅槃。不經意間，季節的輪迴就在一枝一葉的興替中完成了。我曾在秋天去日本的奈良看楓葉。當時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滿樹如火的楓葉，而是樹下遍布的落葉。那滿地的落葉，像鮮血染紅了大地，夕陽的餘輝又給它鍍上了一層金色，那是帶有悲壯歷史感覺的秋黃色。原來秋天的落葉，可以美得這麼璀璨。

小院的深秋，花開無聲，花落無語，只留下餘香陣陣。人生亦是這無言的花開花落，綻放凋零，新舊交替。歲月如梭，不覺中就走到世事不惑，感知天命的人生秋天。「春風桃李花開日，秋雨梧桐葉落時。」每當秋風吹過，一片片落葉組成一個個美妙的音符，在風中舞

出動人的樂章。院裏玩耍的孩子奔跑着踩過落葉，撒下了一路歡笑。在他們身後，落葉紛紛，殘葉秋荷，那就是永恆的秋韻。

夜晚，小院裏的秋月時圓時虧，月光灑在小院裏，皎潔含蓄，光線優雅。天上星光點點，院裏的鮮花、綠樹沉浸在寂靜之中，不時隨着微風輕輕搖曳，飄來陣陣白玉蘭花香。秋天是收穫的季節，給我們帶來了豐收的喜悅。深秋時節，停下為生活奔波腳步，將自己放空在這秋色的庭院裏，端一張小櫈，泡一壺清茶，在點點星光沐浴下，品味着人生中的安寧與恬靜。

一個小院，一庭花草，一壺清茶，這便是心靈的歸處。

重陽憶香江



▲從芝麻灣望遠。

作者供圖

一龍尾一老人山—十壘—二浪灣—貝澳。穿行山中，林木山景大同小異，細小分段無法辨別。行山人有一個好傳統，遇岔路口繫上彩帶做記號，幫助後人辨識。只要方向對了，儘管專心賞景趕路。

芝麻灣林木鬱蔥，景色天成，野趣十足。僅有的人工痕跡是標誌柱和行人踩出來的泥土徑。人跡寥寥，我和山友形單影隻。幾撥偶遇者均為騎山地車的老外，山路陡峭，騎車無法並行，也不能距離太近，他們更是孤勇者。

沿山徑而上，一路崎嶇。路過水塘，地勢稍緩，尋一蔭涼地，拿出背包內麵包、水果解決午飯。再前行，緩坡上大片蕭蕭落葉，時值初夏，卻似初秋，嶺南山林自有它的季節感。低窪處溪流潺潺，一頭黃牛橫在路中吃草，等了半天，牛根本不理人，更沒有讓路的意思。不知港牛是否對紅色敏感，脖子上的紅圍巾不敢動也不敢藏，怕引起「牛先生」注意，蹣手蹣腳踱到牠尾巴後，貓着腰從灌木縫隙鑽過去。

路窄坡陡，攀上爬下一重又一重，漸漸體力不支。午間過後，密林成了桑拿房，悶熱不堪，衣服汗濕，更加辛苦。忽有巨石守路，水窪淹路，四周桉樹高大凜然，灰色樹幹層層皸裂，樹根嶙峋，這石這水這樹彷彿N個世紀無人驚擾，一副侏羅紀的樣子，感覺馬上就要跑出一堆恐龍了。

逐鹿廣播道(下)

放好夢成空。

兩台爭取觀眾眼球日日夜夜的競爭，毫不間斷的娛樂新聞，除兩台出版的周刊外，市面亦充斥不少電視娛樂專題報章，令廣播道或稱「五台山」名氣不下於商業中心的皇后大道中、彌敦道，成為娛樂的代名詞。

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，亞視受祝融光顧，燒毀地下的錄影廠、一樓新聞部、三樓工程部，廣播中斷，消防局派出多部救火車搶救，所幸未有人員傷亡，但布景、道具等製作材料倉庫、廠房攝影系統及影片庫皆波及，損失製作器材及大量珍貴粵語電影母帶及新聞片段。這是廣播道二十多年來首次發生的四級大火。

早年麗的曾製作一個小節目《眼中釘》揭露時弊，但播期不長。到了九十年代中，開發一個時事性資訊節目《今日睇真D》，初念是新聞往往報道第一手事件，甚少跟進其後的發展，這節目就作出補白；但發展下

來，變成以娛樂手法包裝的時事性資訊節目。由於廣受歡迎，無線亦製作一形式相近的《城市追擊》同時段播出，雙方為爭取觀眾，往往不擇手段而過分渲染一些新聞事件，引致連例罰款，令觀眾漸失興趣。儘管如此，《今日睇真D》創下近四百集的紀錄，成為超過六年連續播放的長壽電視娛樂資訊節目。當然長檔期播出的還有麗的／亞視的《下午茶》及無線《婦女新姿》的生活資訊節目，廣播道的居民也曾成為現場觀眾。

無線電視台除新聞部門於一九八八年遷離廣播道，三年後新聞部亦遷走，亞洲電視於二〇〇七年告別廣播道，兩台原址拆卸改建成豪宅，教育電視中心亦停運了，原址將改建大樓，留守的廣播機構，只餘下聲音廣播的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，廣播道回歸寧靜的生活空間，往日的煩囂及熱鬧氛圍已轉移到電視的熒幕中。

小院深秋

秋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，它代表着豐收、喜悅與結果。春華秋實，秋高氣爽，這些都是關於秋天的描述。中秋月圓之後，我家的庭院首先感受到了秋天。後院南牆頭上盛開的紫薇花開始謝了，龍血樹上的花苞也散落一地，樹上的檸檬變黃了。此時，前庭的楓葉開始變紅了，桂花飄來淡淡的清香，榕樹的墨綠色迎着秋霜。東牆頭上種的各色三角梅，有紅色、有紫色、有白色、有黃色，在綠葉簇擁下，從牆上掛落下來，五彩繽紛地隨風輕搖，為庭院裏的秋天增添了一道亮麗的色彩。

小時候，租住在一個大四合院的偏院中。雖然人來人往，嘈雜擁擠，但四周的馬頭高牆，雕樑畫棟，飛檐走壁，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長大了可以買一個獨立小院，回歸自然，這成為了兒時的夢想。在小院裏，與綠水青山為鄰，和花草竹魚為伴，烹茶讀書，飲酒誦詩，三五好友，圍爐夜話，便是朦朧少年的奢望。後來，臨退休時終於買了一個四合院。雖然前、後院合起來不到一百平方米，我已經很滿足了。清晨，鳥兒吱喳，狗兒犬叫，陽光爬過窗戶，灑入一臉溫暖。揉揉睡眼，我與小院一起醒來。澆花遛狗，喝點小茶，舉目發呆，日子便一晃一悠地過去了。

在小院過日子，閒暇時會與鄰居相約喝茶。隔離鄰居老林家裏，那庭院是個菜園，油

麥菜、小油菜、菠菜、大白菜、蒜苗等，一片綠油油的，長得非常茂盛。牆邊的豆角架上結滿了圓滾滾的四季豆、茄子。咦，牆角邊那一串串青的、紅的，長得十分誘人的不正是辣椒嗎？原來辣椒是長在地上的，我還以為是長在樹上呢。每當有菜成熟，老林經常拿些剛剛下來的鮮菜送給我。那些菜洗淨之後，放點油炒炒，端上桌吃在嘴裏，脆脆嫩嫩的，還有一股清甜湧入口中。

大詩人蘇軾曾經說過：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」東坡先生所喻的竹子指的是文化。可見，竹子是文化的象徵。作為南方庭院中的必備元素之一就是植物，其中最受歡迎的莫過於竹子了。在院子裏栽種竹子，可以起到綠化、裝飾的效果。自古以來國人都喜歡在自己院子裏種上一片竹子，我也在院子靠牆處種了三大叢小琴絲竹。竹子生長很快，細長飄逸，四季常青。後院裏，西牆整壁為竹林，臨窗幽篁，清氣滿院。在風水學上，種竹子也寓意着節節高升，金玉滿堂，虛懷若竹，錢財無憂。我想起柳宗元在他的唐代竹園中那首詩曰：「道人庭宇靜，苔色連深竹。日出霧露餘，青松如膏沐。」

秋天也是新舊交替的季節，樹木一邊綠蔭葱葱，一邊落葉蕭蕭。每天早上起來，都要掃起一、兩個畚斗的落葉。落葉是秋天的信箋，

「香港第二景」

「香港第二景」，指位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最高處的那個水池「天人合一」，它前臨吐露港，遙對八仙嶺，遠眺深圳東部的山脊線、摩天大樓、大鵬半島。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抑景、借景、添景、框景、漏景，這裏都用上了。池水雖高高在上，矗立山頂，俯瞰海灣，卻看似與海水不分高低，平起平坐在同一水平面上。行走在池邊的人，看似四面鄰水，人在水中央，又如同上半身浸在池水，下半身浸在海水。以山水為背景，以樹木、小島、天際線作裝點，直接利用，再加一番改造，設計師把自然景觀和人文寓意結合得維妙維肖。

池子旁邊的「合—亭」，配以英文名Pavilion of Harmony，和諧之亭。這裏為紀念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及其所著的《天人合一論》而建，譯名譯出了創建者的初衷。前任中大校長、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，他切合人文，匹配地理，優雅地把景點譽為「香港第二景」。

旁邊有一面牆，不知道是否也叫合—牆，牆面上刻着錢穆先生的《天人合一論》。這是錢先生去世之前的最後一篇遺稿，闡述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。錢先生生前多次強調天人合一觀，每一次提及，雖然理解不同講法不同，卻都圍繞同一個主題——人道和天道要和諧。

水池似乎是建築的亮點，在房前屋後或一個小區規劃一個，是建築師和園林設計師的巧妙安排。水，除了供人類飲用、使用和調節溫度，它的鏡像功能是文學家和詩人掛在嘴邊的一大話題，亦真亦幻，亦霧亦夢，反射建築景觀、城市風貌、天空雲彩；池中的倒影予人以遐想，海灣、小島、山巒、城市，萬物皆成一體。

我憶起電影《阿甘正傳》的一組鏡頭。戰鬥英雄阿甘從戰場上歸來，接受總統頒贈的榮譽勳章。他在國會山莊前的那個長方形水池前演說，當說到自己的名字福里斯特·甘時，水池對面的聽眾群裏，中學時代的戀人珍妮高喊他的名字。剎那間，兩人幾乎同時跳進水池向對方衝去，在水中擁抱，在水中接吻，四周的人群沸騰了！

水是無色的，但是水的世界卻是多彩的。藍天白雲下，「天人合一」被婆娑的樹影半遮着面，水中的景物伴着漣漪而波動。微風拂過，倒影縹緲，若有若無，這不就是南宋文人朱熹「半畝」詩句的意境嗎？「半畝方塘一鑒開，天光雲彩共徘徊；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。

「天人合一」的鏡像功能，敦促人類隨時檢視自己，尊重自然，並與之和諧共存。錢穆先生把人与自然的關係娓娓道來，「天空之鏡」的意義在這裏昇華。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歲歲重陽，今又重陽。身處各地的老友們「雲」懷念起過去在香港行山的日子。

曾經，老友們不用提前預約，誰有空就臨時攆人，至少三人成組。網上查一個景觀顏值、路途長度、難易程度都能接受的地方，約好集合時間地點，走起！在馬鞍山「昂平高原」山脊遠眺西貢海島點綴海天之間，在蒲台島觀奇石、品昆布綠豆甜品，在大東山芒草叢中跋涉、陡峭的階梯沒完沒了爬到腿痠癢，在東龍洲扶燈塔望碧海千帆，在萬宜水庫東壩賞六角柱石，在荔枝角穿行紅樹林體會港式田園，在馬屎洲踏浪踩石……

誰能想到，在大都市香港，還有這樣的戶外經歷：走羊腸土路，穿密林紅樹，攀山岩，涉海灘，溯溪流。路程之遠超出想像，地點之偏搜不到手機信號，疲憊之極幾近自己極限，返回山下等車片刻癱坐村頭草地直打瞌睡。再小的山峰也險境叢叢，再幽僻的海角也風景無限。石澗流淌，林木蔽天，一派天趣，令人痴醉。越走膽子越大，越人跡罕至越躍躍欲試。

回過頭看，這段野外探險經歷恐怕是此生唯一了，由此激發的體力之強韌，膽量之大，或許也是人生頂峰了。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拜香港所賜！

疫情阻隔之下，獨在異鄉已常態。千般風景，萬般詩意，只能在「記憶雲」裏懷想。

在香港，曾經一不小心走了有生以來最長的一段路徑。那是一個叫做芝麻灣的半島，位於大嶼山東部。名曰芝麻，實則擁有全港最長郊野徑，達十八點五公里。

芝麻灣在港友群裏並不知名，在香港本地人中也知者甚少，我得知也是偶然——在坪洲碼頭看到有開往芝麻灣和喜靈洲的輪渡。上網一查，喜靈洲名字好聽，只有戒毒所；芝麻灣是郊野徑，可一試。

五月末的一天，清早坐機場大巴至大嶼山，轉3M至貝澳，十點十分開始翻山越嶺。按網上指引，路線是貝澳一望東灣



HK人與事

鄭凱迎

引進劇也曾引起無線及亞視的競爭，成為當年廣播道一件大新聞，這就是「雙包案」。無線早年曾播出台灣製作的《包青天》單元劇，但節奏緩慢而未繼續下去，到了九十年代復拍的新系列在內地、韓國及東南亞掀起熱潮，決定購進新版播出，亞視其後伺機購得新版，開播日在廣播道總台門前升起開門，仿效包拯破案名言「起剗」的宣傳活動，引起不少坊眾圍觀，更有兩台同日播出相同單元，形成「雙包奇案」；儘管如是，並未見訴諸法律解決版權事，「和氣」地收場，事情背後如何，外人不易得悉。倒是多年前雙方就一九八八年在韓國舉辦的奧運轉播權而對簿公堂，而因有口頭協議，令亞視獨家播

「地球太空船」

近日，二〇二二亞洲數字藝術展在北京時代美術館開展。本次展覽以「地球太空船」為主題，展出的數字藝術作品以AR、VR、人工智能、CG技術等數字藝術手段作為媒介，讓觀眾從中感受數字藝術魅力。

展覽舉行至十一月十三日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

